

107 年「臺灣電影口述歷史研究暨影像紀錄計畫」

時間：2018 年 10 月 28 日

地點：林贊庭住處

受訪者：林贊庭

主訪者：謝家忻

陪同訪談人：陳睿穎

拍攝者：黃朝陽（執行廠商澄穎傳播攝影師）

★日治時期的學生兵到 228 的自衛隊★

林贊庭：日本時代，我們台灣人讀的叫公學校，公學校，那日本人讀的叫小學校。

日本人跟台灣人不一樣，我聽我爸爸說，以前公學校設立，我們台灣人都不要去讀，一方面是因為不想受日本教育，還是想保留我們台灣就是台灣。聽說公學校有設一個漢語，漢語的課，還有一個叫修身的課，漢語課就是教漢語，修身的就是教怎麼做人。那時候做人也拿一些中國賢人作範例教小朋友，所以台灣人才開始慢慢去念書。那時候台灣人讀的叫公學校，公學校，等到中日戰爭（1941 年）正好我要入學那年，我要進去那年才開始叫「國民學校」，日本人才開始覺得有需要台灣人，有需要台灣人，才改成國民學校，國民學校日本人可以讀、台灣人也可以讀。我是國民學校的第一屆這樣。

主訪者：就是那時候沒有分日本人跟台灣人，每個人都要讀國民學校？

林贊庭：對，但是那時候戰爭，國民學校就沒有日本人啊，日本人都在豐原讀，我是在鄉下，在社口那裡（今台中市神岡區）。

主訪者：然後呢？

林贊庭：然後讀一讀，國民學校讀到六年級就畢業。那時候，這六年之間就支那事變，就是中日戰爭。我記得，我要考中學，國民學校讀六年，就要考中學，我去考一中，台中一中，就考上了。我記得台中一中考的那一年啦，就開始跟美國戰爭。因為日本跟中國戰爭，那時候沒有聯合國，那些依靠中國的，比如美國、英國、荷蘭，這些比較強的國家，就把它（日本）封鎖。我們日本時代大部分的資源都是從南洋來的，石油、橡膠這些都是從南洋來的。日本人想說，好，你把我封鎖，我就打你。那時候，我記得國民學校六年級時，開始跟美國、英國這些，珍珠港事變（1941 年）開始爆炸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開始了。

主訪者：我自己有一點好奇，因為我不知道那個時候的狀況。那時候您在唸書時，老師也會說這些事嗎？

林贊庭：有，學校會教，對，沒有說要保密，像現在日本的廣播講的，他們都會教，都沒保密的。但是，我讀國民學校時，也是日本人跟台灣人是有些差別的，不一樣。比如我讀到六年級，那個時候太平洋戰爭開始了，沒有糧食，就開始配給米，你們家幾個人，照戶口名簿配給米。務農的人，收成的稻穀全部要交給政府。日本人吃的米跟我們台灣人吃的米不一樣，不是不一樣啦，配的數量不同，我們台灣人配到的數量比較少，他們日本人配比較多，所以那時候確實有這個差別在，日本人跟台灣人有差別。慢慢到太平洋戰場之後，他們日本人去當兵，就開始覺得有需要台灣人去參加，才開始徵兵，就鼓勵台灣人，叫「皇民化運動」。以前就說：「你們是支那人，你們是支那人、是中國人。」到我中學校二年級那時候，叫做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就騙我們說，改成是日本天皇的百姓，你不是中國人，你們也是跟日本人一樣，是日本的皇民，所以那時候開始「皇民化運動」。

主訪者：你有去當兵嗎？

林贊庭：我讀中學校到三年級時，台灣的兵都去南洋戰爭，一開始是戰贏的，一開始是日本勝利的，第二年到第三年，美國開始反攻，麥帥反攻過來，台灣這邊（的兵）就不夠了。因為麥克阿瑟，有計劃先到台灣、再到琉球、再日本，一路往上要去攻日本。台灣就沒有兵，就叫中學校五年級，那時候中學校要讀五年，那時候沒有高中、初中，中學校讀五年。先五年級去當兵，半年之後，覺得兵又不夠，又換四年級的去，四年級去當兵，沒多久又說不夠，要換三年級的，我那時候剛好三年級，也要去當兵。

主訪者：你們家只有你去當兵嗎？

林贊庭：我就去當日本兵啊，說是日本兵啦，日本也要考慮到，人道上實在不應該，你想初中三年級的小孩怎麼叫去當兵？這是不可能。那不是叫做兵，是叫召集，叫做動員召集，就是說日本人動員召集，其實是去當兵。我們當兵是當什麼兵呢？發給我們的是甲午戰爭那麼長的長槍，打一發、兩發，才第三發時，槍管就燙到不能摸，這樣也不是辦法，他們就教我們，去沙灘挖一個坑，我們就躲到沙灘裡面，拿一支竹竿，六尺的竹竿，竹竿上綁一個炸彈。麥帥的登陸方式就是坦克車先進來，坦克車先進來，後面才是陸戰隊，最後才是美國陸軍。坦克車從我們沙灘進來時，我們就躲在那邊，從沙坑衝上來，（用綁著炸彈的竹竿）將履帶撞壞。做那個敢死隊的，那個時候...說到日本人真的是，還好沒進台灣就往琉球去了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你們是駐防在哪裡？台中嗎？

林贊庭：台中，那時候台中一中，那時候三年級，讀三年級時。

主訪者：你說那個海岸邊，那個沙灘是在哪裡？

林贊庭：沙灘就是（台中市）梧棲。那時候我們叫做學生兵，我們五年級、四年級、三年級都去當學生兵，我們台中一中防守的範圍就是台中港，那時候台中港叫做梧棲港，不！台中港是光復（1945年二戰結束）之後才改叫台中港，當時叫梧棲港。梧棲港跟大甲溪，有沒有？你們要去台中要經過一條鐵路，那邊一條溪，在梧棲中間的沙灘，很可能從那邊登陸，那個範圍是我們台中一中防守的範圍。

主訪者：所以那邊都是台中一中守備的範圍？

林贊庭：對，我們守備的範圍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台中一中你有讀到畢業嗎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我就說，讀到去當兵。我當兵時，日本投降（1945年），那個前半年，我記得我一月，剛剛舊曆年過年後，二月，過年後三月我就去當兵，三月去當兵，當了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到七月。第三個月時，那個時候，美國飛機每天到處空襲，炸得很嚴重，我們就守在現在台中機場，那時候叫做海軍機場，海軍的飛機都停在那裡，機場旁邊是我們的基地，我們就在那邊挖防空壕，準備要到山上，準備要跟海邊進來的這些美國兵打仗。每天都在挖防空壕，一部分的人就在海邊巡邏，看美軍有沒有進來，每天都做這些事。

主訪者：所以在那邊駐防五個月嗎？

林贊庭：我就二月去當兵，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到八月日本就投降了，我就當兵當了半年，當半年這樣，日本就投降。還好沒有從台灣打進來，如果從台灣打進來，我就沒辦法在這裡講話了，已經早早就被打死了。（美國）他們就經過台灣海峽，經過台灣海峽，我們哨兵有看到，有一個晚上，美國艦隊幾百台，從台灣海峽，從南部的台南那邊一路開到北部去。我們的哨兵那時候也很可憐，梧棲的海邊跟我們部隊的本部沒有電話，日本那時候資源都不夠，都沒有，就只能一直跑、一直跑，跑回來報告，報告隊長看到美國的艦隊好幾台向北方開去。我們馬上就出發，那時候半夜，我記得兩點多鐘，大家都熟睡了，然後吹喇叭叫我們起床，起床後，我們的大隊長已經穿好軍服，就報告說，有不明國籍的艦隊，從台灣海峽往北方一直開去北方，很可能會到桃園附近，開始...用艦砲往高雄打，所以我們部隊馬上收拾行李去山上躲，半夜三點多，大家原本都還想睡覺，聽到都很緊張，趕快衣服穿一穿，槍拿著就往山

上躲。隔天早上，我們從山上，下面是（台中市）清水，奇怪，不是美國兵要來了嗎？清水的人，車來車往的很熱鬧，街道上還有人在走耶，怎麼沒有戰爭的感覺？那一晚，我們去拿便當要回來吃時，才知道昨天的艦隊經過台灣海峽，經過基隆，又往北方開去了。

主訪者：沒有進來就是了？

林贊庭：對，沒有進來，沒有停在台灣。那晚的晚點名，我們的大隊長才跟我們說，昨天發現的艦隊經過基隆向琉球去了，很可能從琉球登陸。第二天早上看報紙，就看到琉球就開始.....用艦砲一直往琉球打了，第三天就開始登陸。日本人才跟我們說：「你們撿到一條命。」本來我都想說我要死了，那時候用炸彈撞履帶啊，雖然履帶壞掉了，可是我人也會死，說起來日本人真的很可惡。

主訪者：那個時候台中一中都是台灣人嗎？

林贊庭：我記得台中一中一班 50 個人，只有 2 個日本人而已。他們爸爸都是當律師的，我記得都是當律師，就這兩個日本人而已。那時候台中有台中一中、台中二中，所有全省的一中是日本人讀的，只有台中的一中是中國（台灣）人讀的，為什麼呢？台中的一中是中國（台灣）人蓋的，就是林獻堂，還有鹿港辜顯榮，辜振甫他爸爸辜顯榮，還有板橋的林家，有錢人聚集起來，因為我們子弟沒中學可以讀，要給（台灣）子弟讀書，就自己蓋一間學校，再收台灣子弟，然後日本人來教，就完全是台灣人讀的中學校。

主訪者：可是是五年的對嗎？

林贊庭：對，五年的。其它的比如台北一中啊、台南一中啊、新竹一中，一中都是日本人讀的，二中才輪到台灣人讀，台灣只有台中一中是台灣人讀的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是讀到幾年？

林贊庭：讀到五年，讀到五年也沒辦法唸大學，還要讀專科學校，日本有專科學校，專科學校短期啦，讀兩年還三年？兩年之後才讀大學。

主訪者：你有讀專科學校嗎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那時候我年紀還不到。有啦，我哥哥讀醫專，他先讀醫專才讀大學。

主訪者：那你呢，你是？

林贊庭：我讀到三年級就去當兵了，當兵回來就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，回來說：你們現在不是日本人了，你們是中國人了。他那時候還不說支那人，說：你們是中國人了。8 月 15 日日本投降，我們又待差不多一個月，九月十五日，我們就回來台中自己的家裡。回到自己家，再去學校上課，又

說：「你們畢業了。他們說中國制度啊，中學要分兩個，一個是初中、一個是高中，你們是高中，你們只讀三年級，也初中畢業了，你們還要讀書、還要考試。」我們就又再考高中這樣，繼續讀（台中）一中。

主訪者：之後回去（台中）一中就還要再考試就是了？

林贊庭：對，再考。就畢業了，畢業證書給我們，說你們中學畢業了，你還要讀的話，還要考。

主訪者：等於那時候如果還要考，是考華語？考中文還是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那時候考就是考高中了，你的資格已經到了，初中的資格已經讀完了，要讀高中的話要再考。

主訪者：考試的內容是什麼？

林贊庭：就跟一般考試一樣，要筆試什麼。

主訪者：漢文還是日文？

林贊庭：那時候，那時候半漢文啦，一半漢文、一半中文這樣。

主訪者：一半一半這樣？

林贊庭：對，一半一半。我們開始讀高中一年時，也是一半一半。真正高中二年級，就遇到二二八事變，所以整個一年都亂七八糟，都沒有讀書。我真正唸高中，有讀高中三年，那時候高中三年級給我們的教科書，都是大陸的高中，大陸小孩高中讀的教科書，我們就看不懂，讀得糊里糊塗就高中畢業了，算高中畢業了。我差不多，我現在對ㄅㄆㄇㄏ也沒有很熟，差不多兩年沒有讀書了，一讀就是讀三年級，三年級才有在讀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的老師都是中國大陸的人嗎？

林贊庭：都台灣人。

主訪者：台灣人。

林贊庭：台灣人，那時候的老師都是台灣人，還有日本。我們很多人去日本讀書，從日本回來那些比較優秀的人。到高中讀二年級時，開始大陸的老師就來了，大陸的老師，一開始他們說北京話我們就聽不懂，聽不懂也是要讀，他說他的、我們就聽，也是這樣讀書。

主訪者：如果是台灣人的老師...

林贊庭：台灣老師就是數學還是化學，都是台灣老師教。如果是國語，要用到中文的就是大陸來的老師。

主訪者：二中，那時候在二中，一中啦。

林贊庭：二中是日本人讀的。

主訪者：對，你是一中。

林贊庭：對，我們是台中一中。但是我們一中的孩子很有正義感，當時二二八時

都打外省人，那時候一中的老師，大概三分之二……一半以上都是外省人。那時候我們一中的學生就去，因為一中都有宿舍，有的宿舍是老師住的宿舍，跟老師說：「大家棉被、衣服拿一拿，去學校躲。」那時候大家都打外省人，走路看到外省人就問說：「你會說台語嗎？說來聽聽」，不會講台語就打他。一中的學生就怕我們自己的老師被打，就集合那些老師，那時候校園很大，那時候差不多二月時，正是天氣冷時，一中的學生在學校站衛兵，如果別人來打老師，要保護老師，顧好幾個月，怕自己的老師被外省人打。

主訪者：那你有參加嗎？

林贊庭：我那時候沒參加，我是參加豐原的自衛隊。真的很亂，那時候台灣都是壞人，當小偷還是流氓、什麼的，那時候就沒政府啊，沒政府就亂來這樣。我就，那時候，現在豐原外科有一個姓邱的，他是大學生，我那時候才高中二年級，我那時候高中二年級，他就當隊長，就把那些中國兵(下文講到是日本兵)剩下的槍都接收下來，一人拿一支槍。晚上時，三個人出去巡邏，去豐原的溪邊、大馬路上看，看有沒有小偷還是流氓，晚上時就巡邏保護豐原街區。

主訪者：我追問一下，你說那些槍是從哪裡接收來的？

林贊庭：槍是日本來的，日本人接收，從日本接收來的。

主訪者：他們沒有帶回去的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日本人回去怎麼還會帶槍回去，日本回去時也是空手回去，槍、刀啊什麼都會留下來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是什麼人會去接收日本人的東西？是地方比較有頭有臉的人嗎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那時候地方的人跟……那時候有軍隊，來接收時有軍隊，所以日本人也是很有紀律，那時候日本都很正派的、警察什麼都不敢像以前一樣打人，他們都沒有。很低調，等船來回去日本。日本有什麼事情，日本警察也不管了，有事情、有小偷，日本警察都不會管了，只好我們中國(台灣人)組織自衛隊，自衛隊來顧，我就是參加豐原的自衛隊。那時候我在台中，我沒讀書，在台中自衛隊那裡，晚上就顧……豐原市是我們在顧。我們隊長○○○[0:31:43]，聽到白崇禧的部隊一直南下，從台北下來，我們隊長說：「我們解散，自衛隊解散。」在大家的面前，他頭腦很好，大家的面前，那個名簿，我那時候就有登記林贊庭、住在哪裡這樣，把那個名簿燒掉。好險那時候名簿燒掉，就沒有證據了，我就把槍放回去，就跑回家了。

★進入農教電影公司及當時情勢★

林贊庭：民國 38 年又去唸書，讀到民國 38 年畢業之後，我就先畢業了，我是第一個畢業，不是，我是第一個進農教，就是現在的中影的前身叫做農教，農業教育電影公司。是陳果夫設立的電影公司，他是要完全把農業教育啊，那時候說八年的抗戰，損失最大的是農民，耕種也沒耕種，光躲日本人就來不及了，都沒有交易。然後他就在南京設立一個「農業教育電影公司」，蓋得很大間，蓋一半共產黨來了，來就沒辦法，於是就撤來台灣。來到台灣以後，他也繼續想要教育台灣的農民，就叫我們的廠長：「你還是製作農業教育電影，不要拍劇情片了，去拍教育影片這樣。」我們的廠長很優秀，叫胡福源，他是紐約大學畢業的，他就開始在台灣想要建一個廠，他也需要人手，他台灣孩子，就去跟我們校長金樹榮講，陳果夫跟我們校長金樹榮很好，陳果夫就跟我們校長金樹榮講：「你去幫我找一些孩子來。」我就被他找到了，我是第一個進去農教的。進去農教，他就開始做農業教育，農業教育就先蓋了一個廠，廠蓋好了，要開始拍片了，董事長陳果夫生病，董事長換蔣經國（1950 年），蔣經國說：「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反共抗俄，我們國家都快沒有了，你什麼農教教育？農人有什麼用？現在要軍人才對。」蔣經國來做董事長之後，總經理都換掉，總經理換誰呢？換戴安國，那個戴安國就當常務董事兼總經理，就開始拍什麼，拍反共抗俄的片，農業教育電影公司全部，沒有廢掉啦，全部改拍反共抗俄的片。

主訪者：但是你那時候為什麼要去？你對電影有興趣嗎？你為什麼要去農教裡面？你沒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嗎？

林贊庭：我就民國 38 年畢業，民國 38 年畢業，高中三年級畢業，其實那時候畢業看報紙也沒什麼好看的，看報紙也都看一半而已，一半看得懂而已，講話也是，講國語、講北京話也不太順，就畢業了。

林贊庭：那年也很不幸，我爸爸過世了，我爸爸那年過世的，政府也要改三七五減租，意思是說，你有田，你不會耕種，叫務農人來耕種，務農人收起來的這些稻穀，那時候都是四六分，我們地主收六，務農人收四。這樣說起來比較殘忍啦，收這麼多，務農的人做到要死才收四而已，地主就收六。政府才說要改三七五減租，是怎麼樣呢，陳誠跟蔣介石講：「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，是太不照顧農民了，農民被地主剝削了，收成的大部分稻穀都被地主拿走了，不然我們來改，改三七五，三七五就是一千斤，地主只拿三百七十五斤，剩下的六百多斤是給農民的。」

林贊庭：後來感覺這樣還是不夠，乾脆，我們地主不會務農，地主的田地我們就把它收起來，政府就把它收走，全部都給務農的去做。收起來的錢要怎麼分給這些地主呢？就開放從日本人接收的台灣紙業公司、台灣農林公司、台灣工礦公司，這三個公司就賣掉變成民營，這三間公司的股票再發給這些地主。那時候，我阿公很有錢，那時候我阿公有 60 多甲的地，全部一夜之間都變成股票。那時候我很可憐，那年，我第二年，第三年，第三年要結婚了，第三年要結婚時，我們家也發生問題，我一個哥哥也結婚，我一個姊姊也結婚，一年後又換我要結婚，一年有三個人要結婚，我媽媽就想錢要從哪裡來，那時候沒辦法，就把那些股票都拿去外面賣，十塊錢的股票，只能賣兩塊錢而已，十塊的股票只能賣兩塊而已，說起來那時候台灣人真的很可憐，台灣人這些地主也是很可憐。二二八是我高中一年級時，高中二年級開始二二八的，等到二二八之後就白色恐怖，白色恐怖之後，我高中三年級畢業之後，畢業就去農業教育電影公司。

林贊庭：農業教育電影公司說：「我現在需要一批年輕人，我要訓練他們會攝影、會錄音、會照相、也會電工，需要這些人，你再回去學校幫我招一些人來。」我又去找金樹榮校長招一批人，所以現在的電影界，賴成英、洪慶雲（彰化高工機械科畢業）、廖繼耀，都是台中一中的人，我就招那些人來。我記得進入農教電影公司第二年，有一個晚上穿著便服，跟鄰長、里長，還沒有警察，跟一個憲兵進來，我們那時候農教，我們都住在宿舍，「起來、起來。」排一列，大家都要拿身分證出來看，我那時候剛好有身分證啦，那時候身分證還沒做多久，他說：「你林贊庭，好，沒事，到那邊去！」「你，翁啓林，你翁啓林嗎？真的嗎？」，他說：「是、是。」就站這邊，我們電影公司這樣半夜被抓，抓走了 4 個。那時候高中一年級要升二年級時，二二八發生，經過多少年，3 年、4 年，三年級畢業，又進電影公司 2 年了，晚上還是會來抓。

★談農教練習生時期的過往★

林贊庭：開始做練習生啊，做徒弟啦，以前說徒弟，現在說練習生。再如，如果厲害，就升起來當技術員，再升上去當攝影師這樣。一開始都是當練習生、當徒弟這樣，那時候啦。

主訪者：當徒弟的薪水怎麼樣？

林贊庭：薪水不錯喔，我記得我進去農教，金樹榮校長幫我介紹的啦，我實在沒有很想去，我那時候，我爸爸有四甲地，我拿一甲地回來，那一甲地做

起來就都是我的，光我們這一家人的米就夠吃了，我就跟他拿一甲回來。這一甲地也是要播種，我就不會種，我請人來種，然後我就收到一封信，來自校長室，我想說以前學校來信都是要補考的，補考才會來信，我畢業證書拿到了，幹嘛還要補考，我就不管了啊，我就把他收著。我姊姊看到，那天晚上吃飯就跟我媽說，我爸就過世了嘛，姊姊跟我媽說：「奇怪喔，贊庭收到一封學校的信，看也沒看就把它收進口袋，不知道是什麼事？」我媽就說：「你去把它拿出來看。」打開一看，「贊庭同學，我替你找到工作了，給你找到工作了，你有意就來找我。」這個金樹榮校長很好欸。

主訪者：你們校長是台灣人，還是？

林贊庭：外省人啊，外省人。我媽媽說：「你明天去看看，有工作比較好，去工作比較好，去工作比種田好。」那時候很窮啊，也沒有西裝，就學生服而已，就幫我燙一燙，穿得漂亮一點、整齊一點就去，金樹榮校長寫了推薦信，就去找陳果夫。陳果夫也很有趣，陳果夫生病啊，肺病，講話沙啞沙啞的，他看一看說：「林同學呀，很好很好，來，你現在趕快。」那時候禮拜六。「你現在趕快到我片廠去，我片廠需要台灣人，你會講一點點國語，趕快去、趕快去。」信又幫我寫一寫，我就拿著信去找胡福源廠長，就這樣開始工作了。

林贊庭：工作做什麼？那時候，每天從南京運來那些卡車，都是運那些沖片機、攝影機、錄音機什麼的，一箱、一箱都運來台中，那些工人聽不懂啊，我就在那邊當工頭這樣，做翻譯啦。到傍晚，就要去跟會計拿一些紙就要寫：「今收到某月某日工資，新台幣...」那時候舊台幣 4 萬塊換 1 塊新台幣啦，「新台幣 10 塊錢。」10 塊錢這樣。我那時候 10 塊錢也是超級開心，那時候 10 塊錢我可以買一斗米了。輪到月底，發月薪，我一打開，多少？120 塊，一個月 100 塊。

主訪者：120 塊喔？

林贊庭：對，120 塊，一個月 100 塊欸，那些工人才拿 10 塊，他拿 120 塊給我。我開心地拿回去給我媽媽看，我媽媽說：「會不會拿錯了？拿錯了吧？你再去做、你再去做。」我就再去做。做了也是拿 120 塊，那時候 120 塊算是現在，差不多有 5 萬塊的價值，跟銀行的人薪水差不多。

主訪者：一天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一個月，一個月。

主訪者：月薪嘛？

林贊庭：月薪。田地不要做了，去工作比較好，種田太辛苦了，結果一做做到 60

歲才退休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剛開始是在搬東西嗎？

林贊庭：對，搬東西，我還回去學校叫一些同學來。半年後，香港的東西都搬來台灣，半年後就開始蓋廠房，台中製片廠，在那裡蓋一間攝影棚。一方面，我去台中一中、工業學校，還有彰化的工業學校，我去找一些人，開一個訓練班，差不多二十幾個。

林贊庭：那時候大家對電影都不看好，那時候台灣也沒有電影，也看不出將來有沒有出路，去之後差不多一半的人都走了，後來留下來的現在都不錯了。

主訪者：他是一期、一期收嗎？

林贊庭：我們有收到第三期吧？收三期。收進來裡面有攝影、錄音、剪接、燈光還有照相，五個部門。台灣第一期的電影訓練班，我是第一期的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進去你就要自己選你要攝影，還是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沒有，全部都要學，中間再看你層級什麼的，你的體力適合做什麼的。我那時候還算不錯啦，我就分配到攝影。

主訪者：這樣訓練要訓練多久？

林贊庭：我訓練差不多 6 個月，6 個月。訓練不錯啊，訓練是大學生在教的，從攝影、燈光、錄音、剪接都教，那時候有很好的機器，南京運來，戰後買得機器都很好，買的機器都很好，一等級的機器。

主訪者：做助理做了多久？六個月嗎？

主訪者：六個月是在學校學對不對？

林贊庭：差不多六個月。六個月就是，我們半工半讀，我去就是練習生嘛，我們就像學徒啦，我有一個師傅，平常就跟著那個師傅工作，要訓練時給胡福源廠長訓練，我們廠長是美國紐約大學畢業的，胡福源在美國好萊塢也做過顧問，很厲害。他離開台灣之後去香港，香港邵氏公司那些攝影師還出錢要他教書。現在胡福源不知道怎麼樣了，沒聯絡。

主訪者：王士珍嗎？

林贊庭：不是王士珍，他叫胡福源，我那本《台灣電影攝影技術發展概述 1945-1970》有寫，胡福源是廠長，王士珍是副廠長。王士珍也是很優秀的攝影師喔，王士珍是大陸的明星電影公司，大陸的明星公司等於現在的中影一樣，中國最大的一個電影公司，明星電影公司的攝影師。抗戰快結束時，美國開始做彩色片，以前都是黑白片，王士珍是在那邊做一個課長，做攝影師啦，聽說美國出彩色片，我們政府花很多的錢，那時候抗戰，(1945年)送他去美國好萊塢去讀攝影，彩色攝影。我們，好萊塢一個中國人叫黃宗霽 (James Wong Howe)，也很有名，黃宗霽教

他攝影。(王士珍)學到光復之後，我們那個董事長才把他調回來做農教技術主任兼副廠長。那時候都是好人才，是中國最好的人才，我們很幸運，我們基礎打得很好，有這兩個人教，教六年教很好。

主訪者：所以這中間就是說農教廠要拍什麼片，就是這些攝影師，然後你去當助理嗎？

林贊庭：我就跟著攝影師當助理，做什麼呢？攝影師是決定角度，要換什麼鏡頭？廣角鏡、標準鏡頭、長鏡頭換這些，去時就攝影機架好、攝影機裝起來，片子裝好，裝在片夾裡面，這都是攝影助理要做的，我就是學這些，做久了就變成攝影師這樣。

主訪者：但是你那六個月是先做學生嗎？

林贊庭：做很久喔，做學生，做3年之後，我才拍第一支片《愛情十字路》(1957)。

★農校期間二次當兵★

林贊庭：這個助理，我剛進去是做「實習生」啦，「實習生」是跟練習生一樣，然後再升起來做「技師」，做技師，再升起來當「攝影師」。那時候的制度是分這樣，攝影師、技師，再來助理。助理我也是做很久，助理我做差不多有10年，應該是差不多8年，然後又被調去當兵。我為什麼被調去當兵呢？我那時候29歲了，徵兵的年齡已經過了，但是那時候共產黨就一直打過來，我們所有的大陸都被共產黨佔去了，剩金門一個而已。為了要守住金門，兵不夠，連我29歲，我29歲，我記得那時候民國47年的樣子，民國47年(1958年)，連我29歲也要調我去當兵。當兵，我也跟那些20歲出頭的一起當，他們都叫我歐吉桑，都叫我歐吉桑怎麼樣的，我就跟那些孩子一起當兵。不然我已經.....，不知道我是運氣好還是怎樣，還是在中影工作的關係，運氣好，那時候當兵就是要先去新兵營，先去訓練3個月，新兵營訓練3個月之後就分發到部隊，我被分發到通信兵，那通信兵就把我派到通信兵學校唸書。那我去通信兵學校唸書，大家交換使用，交換使用就是說，那時候接電話啊，以前電話就是有很多個洞，這個洞是陸軍總部，這個洞是空軍總部，這個洞是哪一個，這個洞是總司令，誰的電話就接給誰，誰的電話就接哪邊，就是去做這個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在哪裡？

林贊庭：那時候，當完之後就遇到什麼呢？遇到八二三砲戰(1958年)，我就被派去花蓮，花蓮的一個軍備總部。花蓮那裡有一個部隊，全部讓那些兵保護整個花蓮區，花蓮、台東這兩個地方，這一個單位很大，我就去那

邊當接電話的，接線生。我有時候會偷聽，說共匪派了 20 幾萬，20 幾萬顆的砲彈過來，那一晚才發現 25 萬顆的砲彈，一天就要打過來，意思就是拿下金門。那時候我剛好在部隊，當通信兵。

主訪者：你怎麼沒去當攝影的兵？

林贊庭：有啦，就是我那個陸軍總部，我那一連，有一個叫照相連，當初的照相連是做什麼工作呢？空照，因為空照，美國飛機的比較好，美國會拍一些地面的照片，拍起來都這麼大張，用攝影機啊，拍地面的照相，叫作空照，空照的相片都會給我們一部分。給我們一部份之後，陸軍總部再把這些照片拷貝，拷貝很多，再發給各部隊，我那時候當兵就是做這個工作。在陸軍總部有一個照相連，有特別成立一個連，叫照相連，專門在做照相的工作，我就在那邊當兵。

主訪者：你怎麼照相連也當，通信兵也當？

林贊庭：就照相也屬於通信，照相也歸在通信，通信管的，通信部跟照相部也算是一樣的。

★擔任攝影助理時期★

主訪者：但你在當兵以前已經有拍《愛情十字路》了？

林贊庭：我當兵以前我還沒，當兵時還沒做到攝影師，還沒在中影當攝影師，但是外面有拍台語片，已經做攝影師拍了很多台語片。我那時候，我記得拍好像有 5、6 支（台語片），我那時候拍《誰的罪惡》，有上集、下集，2 集。

主訪者：《誰的罪惡》？

林贊庭：《誰的罪惡》，對。

主訪者：還有《赤崁樓之戀》？

林贊庭：對，《赤崁樓之戀》赤崁樓之戀也有拍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怎麼會有機會去拍台語片？

林贊庭：那時候我當助理，在中影當助理做太久了。中影有三個攝影師，攝影師升不上，我是助理也升不上去，一個公司不用這麼多攝影師，我就一直當助理、一直當，他們也一直當攝影師，我就升不上去，但是常常拍片就當他們助理這樣。

主訪者：哪三個攝影師？中影 3 個攝影師是誰？

林贊庭：對，中影 3 個攝影師，王士珍、莊國鈞，還有一位叫方壯猷。

主訪者：華慧英那時候？

林贊庭：華慧英那時候還是助理，華慧英後來就是方壯猷身體不好，他拍片也比

較慢，方壯猷就變得片量比較少，華慧英就升上來。我們這些攝影助理，先升遷的是華慧英。華慧英升起來之後，之後就是賴成英升起來，賴成英運氣好，我去當兵，我去當兵時，導演說要一個攝影師，他就先爬起來，本來是照資格來說，年資來說，應該是我先升，但我去當兵，就先升賴成英了。

主訪者：這樣不就 4 個？賴成英出來就變 4 個嘛？

林贊庭：對，後來有 4 個。後來，莊國鈞去做行政，當主任。王士珍後來生病。然後華慧英升起來，還有一個賴成英，王士珍（正確應該是莊國鈞）的助理，（賴成英）也升起來當攝影師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是你在當兵時...

林贊庭：對，就是我在當兵時。沒多久之後，賴成英拍《魔窟殺子報》，（1959 年 7 月 17 日）拍《魔窟殺子報》時，樓上可能是燈光助理還是誰抽菸之類的，可能亂丟菸灰，那時候為了錄音，會從天花板吊布，因為（攝影棚）很大間，講話會有回音，旁邊也都會吊布，可能菸灰去碰到布就燒起來。我回來時，我當兵回來時，片廠都不見了，都暫停了。中影的燈光器材，像這些燈光器材，大顆的燈光器材都燒掉了，那些都美國買來的，都通通燒掉了，我回來時就都沒工作了。後來還不錯啦，我記得差不多才閒著兩個月，一個日本片，不是日本片，美國片來了，《十一誠》（1960 年），我們基督教不是有個十誡嗎？《十一誡》，一個外國的電影劇組來台灣拍，我就跟洪慶雲兩個去當美國人的助理，我記得那支片拍了兩個多月。

主訪者：你那時候是當大助還是當二助？

林贊庭：那時候洪慶雲當大助，我當二助，美國人只有來一個攝影師而已，沒有帶助理來。可能是美國的小片，低成本片的樣子，那部片沒有來台灣上映。

主訪者：沒看過？

林贊庭：對，台灣沒有放映。

主訪者：你那時候在當助理時，你們每個人都會去接台語片來拍嗎？

林贊庭：有，我們那時候當助理，如果有空就會接台語片來拍。那時候拍台語片，時代在改變了，以前要出去拍台語片，公司都不太願意，因為第一我們是國民黨的公司，那時候國家的政策，也是不太想讓台灣人講台語，大家都要盡量講國語，所以政府不怎麼獎勵拍台語片。但是台語片的生意很好啊，拍出來大家都喜歡看，台灣人都一直看台語片，國語片都沒有人要看。那時候，所以台語片會興起就是這樣。

主訪者：你拍很多部對不對？台語片拍得都不錯？

林贊庭：那時候我還沒當攝影師，外面有人來叫。以前拍得作品還不錯，就有人看到，他們就來找我。

主訪者：那你當攝影助理時，你拍過什麼國語片？

林贊庭：我當助理時，我頭一支就拍《惡夢初醒》(1951)，還有《聖女媽祖傳》(1955)也有拍，還有拍《梅港春回》(1955)，大概拍了將近20多部片，我當助理時。

主訪者：你都是當大助還是二助？

林贊庭：我都做二助。那時候還輪不到我當大助，我那時候還是小助理。

主訪者：大助都是誰在當的？

林贊庭：大助那時候都是華慧英，不過，華慧英當大助當沒多久，就升起來當攝影師了。華慧英是跟著王士珍，還有一個是劉福良，劉福良之後去美國當攝影師，他是跟著莊國鈞，劉福良的二助是賴成英，華慧英的二助是林贊庭，那時候差不多都是這樣配的。

主訪者：洪慶雲呢？

林贊庭：洪慶雲有時候當二助。洪慶雲一開始是當燈光，我當兵之後，他就換成跟我一樣做攝影。

主訪者：二助就是了。

林贊庭：我去當兩年兵回來，我損失很大，那時候的片很多，他們大家都升成攝影師，我回來還在當別人的助理，幫他們跟焦，換賴成英還是洪慶雲當攝影師時，我幫他們扛機器、幫他們跟焦。

★首次擔任攝影師，拍攝《愛情十字路》★

主訪者：你還記得你第一次當攝影師的感覺？

林贊庭：第一次當攝影師，很有趣。我第一次當攝影師是拍《愛情十字路》(1957)，那支片，我實在不應該當攝影師的。那支片是豐原人拍的，我是住豐原的，我的親戚都很有錢，有人在開戲院、也有人在經營商店，他們就聽說台北人都拍台語片賺錢，我們台中何基明也賺錢，拍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(1956)也賺錢，我們也來拍，我們這些親戚大家集資就拍了，就來問我，我說：「中影沒有在幫人家拍台語片，中影沒有拍台語片，你們去台北找。」然後就去台北找了李書(又名李松峰)，李是木子李的李，書是書法的書，就找李書來包片。導演是找了很有名的呂訴上，呂訴上也是在日本讀電影，也是很有名的導演。他就不要用這些老演員，他自己就找一些新演員，叫一些新的年輕人，愛電影的年輕人，男的、女的，

聚集到一個地方，一個戲院，把戲院包下來，就住在戲院那裡每天訓練，叫呂訴上訓練那些人做演員。後來，技術就找台北的李書，那時候我在台中，李書就找了一組人來拍片，結果李書的攝影師，那時候叫包片，攝影師接了很多支片，他一個攝影師，聽說接了3支片，在豐原拍一個禮拜，又回去台北又拍1支，然後又回到豐原拍。拍一次都要休息十幾天、兩個禮拜，後來導演就跟老闆說：「這樣怎麼可以，那這支片拍好幾年都拍不完。」於是就來找我。

主訪者：拍了一年都沒有拍完喔？

林贊庭：沒有拍一年，拍不到一個月，拍一個月，就拍了又停、拍了又停，拍了一個月都沒拍多少片，他說這樣不就拍一年都拍不完，所以就來找我。我就跟中影說：「我去外面拍好不好？」後來中影就提一個條件，拍的片要到中影沖。那時候是底片，用底片拍，拍完之後拿到中影沖洗，中影沖完，底片再在中影印片，印一個正片才能去戲院放，再用那個正片，看完之後再來剪接，這個鏡頭不好、這個鏡頭太長就剪掉一些，再剪接，剪接完之後還要再配音，還要配音，配音之後再洗聲帶，聲帶再跟現場拍的底片接一起，印一個真正的拷貝片。

主訪者：所以就是...

林贊庭：中影就是這條件，就是這些洗印工作要他們做，要給中影做。其實（豐原）他們也不會做啊，他們也是要拿去台北做，我說：「這些都給我公司做，我來幫你們拍片。」就是這個條件，中影就說：「好，你可以去拍《愛情十字路》。」

主訪者：那時候是不是很多人來中影借人，但後製要給中影做？

林贊庭：對，沒錯，就是跟中影借人，沒有叫台北那位攝影師，而是跟中影借攝影師。

主訪者：後期？

林贊庭：後期也都在中影做。

主訪者：那你拍《愛情十字路》有拿薪水嗎？

林贊庭：有啊，我是拿他的薪水，我中影的薪水也是照原本領，我也是在中影做事，是中影派我出去，等於跟中影包的一樣意思啦。只有演員的錢、導演的錢他們去繳，剩下的沖洗費、印拷貝，在外面戲院放的拷貝片都要在中影做。

主訪者：不就賺了兩筆薪水？拍片的薪水跟攝影師的費用

林贊庭：對，拍片的薪水跟中影的薪水。

主訪者：攝影師的薪水怎麼樣？

林贊庭：不錯，那時候當攝影師不錯，那時候當一個台語片的攝影師差不多，現在差不多有 5、6 萬的樣子，那時候來說是很好的，拍一支片。一年如果有拍兩支片，日子就會很好過了。

主訪者：我再問一下，這 5、6 萬是你一個人的還是整個團隊，包含你的助理的？

林贊庭：你說那個 5、6 萬塊？當然是他們出啊，(是你自己的還是？)。我只有拿攝影費啦，但是我攝影費每個月要拿一些給中影，因為是外借嘛，中影發薪水給我，我沒有幫中影工作，我攝影費的一部分要給中影。

主訪者：等於說中影要抽成？

林贊庭：也是可以這麼說

主訪者：那些助理是哪來的？

林贊庭：是外借，外借的薪水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去拍台語片時，你攝影團隊的人是你自己找的？你的助理？

林贊庭：助理都是我的朋友啊，外面找的。

主訪者：算是大家互相幫忙？

林贊庭：互相幫忙，對。

主訪者：那些設備呢？設備也是中影的嗎？

林贊庭：《愛情十字路》設備都是用李書的，設備是用李書的，因為他是攝影師卻不能依照工作期程來，我用李書的 Eyemo 攝影機、用李書的燈光來拍《愛情十字路》這樣。《愛情十字路》的演員沒有用這些台語片的老演員，沒有。我豐原的那些親戚，演員都是重新訓練，導演呂訴上真的對電影很內行，重新訓練。

主訪者：《愛情十字路》拍完還有繼續投資下部片嗎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我親戚他們之後就沒有再投資了，他們就賺那個錢，可能換一個人投資的樣子，就沒有了。

主訪者：那支片有賺錢嗎？

林贊庭：有，那支片有賺錢，沒有虧到錢，沒有虧到。

主訪者：票房好嗎？

林贊庭：《愛情十字路》票房還不錯，那個時候，那個名字太好了啦，名字好，大家就去看。

主訪者：因為呂訴上也只有拍這支片而已，沒有其他的了。

林贊庭：那個公司(台灣影業公司)只有拍這支片而已，就沒有再拍了。但是那個發行公司，就是台聯，台聯是替他發行。那個時候，就是一個因緣，那個台聯的誰？算是台聯的女婿娶了豐原人，娶我們那裡的人，所以他們才有自信說我們自己來拍，拍完之外再發行，給賴國材，給台聯去發

行。結果拍完，台聯發行之後就還不錯，沒有虧到錢。

主訪者：所以這部片是在台中拍的，對不對？

林贊庭：都在豐原拍的，豐原跟台中公園。

主訪者：你拍的台語片有沒有也在台中拍的？

林贊庭：有，台語片在台中拍的很多。我後來拍霧峰，霧峰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，霧峰的林家花園也有很好的景。

主訪者：在霧峰林家他們古厝那裡拍的？

林贊庭：在他們家外面有很多空地啊，整理得很漂亮，有一個花園。

主訪者：我們知道台語片在台北都是在北投拍。

林贊庭：在北投拍的是……（在台中拍）台語片的算是第一期，初期，後來台語片都移到台北了，在中、南部拍片的也很少了，都移到北投了。

主訪者：所以等於說第一期時，你剛好遇到拍《愛情十字路》在台中拍

林贊庭：對，第一期，那是第一期的電影了。

★跟多位台語片導演合作經驗★

主訪者：《赤坎樓之戀》不是在台南拍嗎？

林贊庭：《赤坎樓之戀》（1957）也是台語片第一期的。

主訪者：是在台南拍嗎？

林贊庭：對，在台南拍的，在台南拍的。《赤坎樓之戀》其實是誰他爸？導演是誰？

主訪者：李泉溪。

林贊庭：不是，李泉溪只有導一部分而已，是李泉溪一個朋友，叫作鄭政雄。鄭政雄的兒子。

主訪者：義男（よしお）

林贊庭：對，好像三個人拍的樣子。

主訪者：這裡（導演）是寫李泉溪、石虹跟鄭政雄。

林贊庭：鄭政雄，對，後來是鄭政雄拍的，後來鄭政雄拍的。到最後是鄭政雄的兒子，鄭什麼？

主訪者：鄭義男。

林贊庭：鄭義男那個導演。那個孩子很聰明。

主訪者：（鄭義男）就是江浪。

林贊庭：對，鄭政雄的兒子，那個孩子頭腦很好。

主訪者：你有跟他合作過嗎？

林贊庭：有，所以我知道的，我也跟他拍一部叫《電梯》（1983年）。

主訪者：這很後面的事了。

林贊庭：那很後面了，後來我自己都蓋片廠了，《電梯》的內景，外景在外面拍啦，內景在我的片廠拍的。

主訪者：您還有拍《盤古開天》。

林贊庭：《盤古開天》(1962)是那個誰，洪...？

主訪者：洪信德。

林贊庭：洪信德，對，我有拍攝，拍一半就沒拍的樣子。那位洪信德也是人才，洪信德是拍歌仔戲，所以差不多的歌仔戲(電影)他都有參加，他都是編劇，他很厲害，他一晚，一個晚上的時間，拿了3罐米酒，3罐米酒一直喝，然後劇本一直寫，一個晚上，一本劇本就寫好了。那些歌仔戲的劇本，歌仔戲的劇本跟電影劇本不一樣，歌仔戲都是在舞台，電影劇本，普通電影就有外景、內景之類的。那個洪信德頭腦很好，他可能知道故事，一個晚上想一下就寫出來了。

主訪者：你說電影的劇本跟歌仔戲的劇本不一樣，是怎麼樣不一樣？

林贊庭：不一樣喔，歌仔戲都在舞台，電影劇本如果要在山上就要去山上拍，要海就要去海邊拍，電影也不能做一個佈景像是在海的旁邊拍。

主訪者：所以他已經能夠變通了對不對？

林贊庭：對。

主訪者：您跟李泉溪也拍了很多片，台語片。

林贊庭：對，我們是好朋友啦，他也台中人(正確應是雲林北港)嘛。他還沒拍電影以前，是在何基明那裡，就常常來中影，何基明的片廠，華興製片廠，就在我們中影差不多開車只要十幾分鐘而已，走路差不多3、40分鐘，這樣來來去去，所以跟李泉溪滿熟的，也差不多年紀啦。他那時候就歌仔戲(電影)拍多了，就自己當導演。他剛開始好像是《誰的罪惡》，那時候陳淑芳啊，現在陳淑芳年紀這麼大了，那時候陳淑芳還是小女孩，藝專第一屆剛畢業，現在的台灣藝術大學啊，以前叫藝專，她是第一屆畢業的。

主訪者：她是誰找來的啊？你是去學校自己找她來的嗎？

林贊庭：那時候，陳淑芳好像是九份人，我記得是九份人。《誰的罪惡》監製，就是出錢的人是九份人，可能是這樣的關係，就把她請來當《誰的罪惡》的女主角。

主訪者：就把她請來。

林贊庭：嗯。

★台語片興盛時期拍攝歌仔戲電影★

主訪者：您那時候在拍歌仔戲片時，作法應該跟一般電影不一樣，對不對？

林贊庭：不一樣，完全不一樣。歌仔戲就是完全是歌仔戲的表演，電影是電影的表演。還有，電影的背景，海就是海、山就是山，歌仔戲就一個布幕，布幕的前面，完全不一樣的。

主訪者：燈光要換嗎？

林贊庭：燈不用換啊，歌仔戲就是舞台燈光照好，從頭到尾都是照舞台，它也沒有日景夜景啊，沒有啊。夜景是那個光線，日景也是那個光線。電影就不一樣了，電影夜景就要弄得暗一點，日景就弄亮一點這樣。

主訪者：但是它也是有分鏡啊，它也是一場、一場的啊

林贊庭：你是說把歌仔戲拍成電影唷。有啦，它也有分鏡啦，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也是有分鏡，導演何基明也有分鏡。但是大部分.....噢？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也是用中影的片，有，王寶釧騎馬，都是用真的馬，去后里，后里那時候有一個養馬的軍隊，就跟他們借馬來拍。

主訪者：你有沒有參與過歌仔戲的電影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我沒有。那個時候歌仔戲，社會觀感都會覺得比較低階，我都沒參加那個。

主訪者：但是你這裡面寫的《狄青大戰八寶公主》(1962)，這是不是都歌仔戲？《五虎平南》(1962)。

林贊庭：拍那個，差不多是歌仔戲，歌仔戲(電影)跟實景一半、一半。那個是台語片第二期的電影，第一期電影之後日本片進來，還有那時候台語片拍得很潦草，觀眾失去信心，最後沒人看，就沒落了。第二期.....，剛好第一期沒落時我去當兵，當兵回來，當兩年兵回來，就八二三砲戰，我那時候是在金門。八二三砲戰回來之後，台語片第二期的電影開始，就跟李泉溪，李泉溪那時候在想說要怎麼做起來？要如何省(底)片，第一，不要花錢，以前何基明的歌仔戲(電影)都是在佈景，李泉溪說這樣不行，就去霧峰，霧峰有一個戲院，好像叫中華戲院的樣子，就把戲院租下來，歌仔戲(電影)還是什麼都是搭景的，要什麼景的話，變成說家裡面就是家裡面，要什麼就(搭)什麼，都是搭景的，要外景就去外景拍，要海就去海邊拍。10天拍一支片喔，歌仔戲班，一班，唱歌仔戲的，一班是40天，這40天是怎麼用呢？40天拍3支片喔，第1支片是誰，周天素拍的，第2支片是鄭錦洲拍的，第3支片是賴國材拍的，拍3支片喔。怎麼拍？早上拍、中午拍，晚上也拍，都去霧峰的花園啊，還是那邊的溪，都利用那邊的(景色)，10天拍一支、10天

拍一支。

林贊庭：李泉溪很厲害，3支片40天，他都從頭跟到尾。我們攝影受不了啊，就我跟洪慶雲，有沒有？那位攝影師洪慶雲，現在還在，大我一歲。我跟洪慶雲兩個，洪慶雲拍1支，再來第2支我拍，第3支又洪慶雲拍，我們3位攝影師拍3支，李泉溪拍1支。剩下的10天做什麼呢？配音，就去中影。那時候就跟中影說，底片要在中影沖洗，我們就能去外面拍片，剩下10天就錄音，錄音就這10天，把3支片的音都把它錄好。在霧峰拍很多，一百部片都在那邊拍。

主訪者：霧峰有跟你們收租金嗎？

林贊庭：有，霧峰，租金是只有戲台有收租金，林家花園沒有收租金。林家花園就跟我們去公園一樣，他們林家弄得很好，跟公園一樣。利用那些山，霧峰的山，還有兩條溪，烏日溪，在溪邊那邊，10天拍一支片。台語片第二期的電影就在那邊拍起來。拍起來之後，台北人看我們第二期片開始了，就開始在北投，在北投開始拍第二期。台語片第二期就很多人拍了，那時候，好像日本片禁片的樣子，日本片沒有進來，沒有片子好看，只有台語片，在北投拍，拍很久，差不多拍3年。

主訪者：您也有被請去北投拍，對嗎？

林贊庭：在北投拍很多。

主訪者：您印象最清楚的是哪一部？

林贊庭：叫做迎賓閣，迎賓閣，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改名。也很寬，占地很寬廣，裡面也有類似像大廳那樣，也有客房，去那邊都拍時裝片，客廳也有、書房也有、客房也有，什麼都在旅社，景改一改就拍了，在那邊拍也很方便，15天、不到20天就可以拍一支時裝片，台語片第二期的。

主訪者：也是在北投？

林贊庭：北投，第二期的。

主訪者：20天，差不多20天一部？

林贊庭：差不多20天拍一部。

主訪者：我再追問，你那時候在戲院裡面拍片，燈光都是已經打好的？

林贊庭：沒有啦，也是跟你們這個一樣，那時候比較簡單，用燈泡這樣。

主訪者：就是沒那麼複雜，不過燈光也是要換就是了？不同的鏡頭，也要再換燈光是嗎？

林贊庭：對，換一個鏡頭，燈泡就要再換。

主訪者：攝影組跟燈光組、錄音全部你們有多少人？

林贊庭：那個時候一個攝影師，攝影組一個助理這樣。燈光師好像是三個人，燈

光師跟兩個助理，三人，差不多就五個人而已。

主訪者：收音的人呢？

林贊庭：五個人。那個不用錄音，那時候不用錄音。

主訪者：不用錄音喔。

林贊庭：不用錄音，對。還有一個場記啦，這樣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場記是做什麼樣的工作？

林贊庭：場記也是跟你們一樣，所有演員講過的台詞，看有沒有對，如果不對，場記就會說不行，如果可以，他就會照著寫上去。

主訪者：他需要去算呎嗎？底片拍多少，他需要去算嗎？

林贊庭：還要計算時間，「預備、Camera」，他就算一下，「Cut」，看這顆鏡頭拍幾呎這樣。

主訪者：場記需要打板嗎？

林贊庭：不用，不用。

主訪者：因為沒聲音？

林贊庭：只要像這樣的板就好了，打板不需要「咁」這樣。

主訪者：之後來台北拍台語片，編制也是一樣嗎？

林贊庭：編制也是差不多這些人。在台北拍片不用錄音，只有攝影組，一個攝影師，然後兩個助理，有時候三個助理。再來就，不用錄音。還有一個拍照的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在台北拍片，都是實景拍片對吧？

林贊庭：用實景拍片，沒錯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在拍片的過程是演員先演一次，你們才決定怎麼拍？還是導演已經想好了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導演都安排好了，導演劇本看一看之後，這個演員要坐在哪裡，這個演員要怎麼走，導演就跟他們說：「你們怎麼走、怎麼走。」這樣。

主訪者：攝影師才去決定攝影機要擺在哪邊嗎？

林贊庭：大家在試戲時，試時，攝影師才會移來移去、決定最適當的位置，才會開始拍攝。

主訪者：就是說演員先走戲，然後攝影師再來抓鏡位這樣？

林贊庭：對，這樣。

主訪者：是誰決定要拍多少，比方說一場戲有三顆鏡頭，是導演決定的嗎？還是攝影師？

林贊庭：對，是導演決定。攝影師沒有這個權力，這場戲要有幾顆鏡頭，遠景還是近景，有的比較會寫劇本的人，就都會寫在上面。一般劇本都沒寫，

遠景還是近景都沒寫，遠景、近景都是導演自己看完劇本之後，再自己做決定的。

主訪者：我們上次有聽林福地說他有畫分鏡表，你有看過嗎？以前的導演會畫分鏡表嗎？

林贊庭：很少，現在的導演很少了，畫分鏡表的導演很少。

主訪者：所以等於是你們都現場直接來就是了。

林贊庭：分鏡表畫得很好的就是誰，我拍那麼多支片，一等好的是白景瑞，白景瑞當然以前是在義大利有學過電影的，可能也有跟人家拍過電影，他比較正統、仔細，演員的近景、遠景、角度什麼的，他都會畫。

主訪者：所以那時候在拍台語片，但是你還在中影，在台中的中影嗎？還是已經到台北來了

林贊庭：有兩個時期，早期第一期都是台中的中影。第二期，台中的中影也很久，雖然台中廠移到台北外雙溪，但是沖印的部分還是在台中，那時候的台語片還是在台中做很久。我們攝影組先移到台北，但是我們都是拍國語片，不是台語片，那時候台語片跟國語片還分得很清楚。

★投資大都沖印廠到跟白景瑞搭檔★

主訪者：為什麼後來你決定要做大都沖印公司？你不是拍《怪紳士》(1963)時，已經跟洪慶雲來做大都了？

林贊庭：不是，那是台語片。那時候有分等級，台語片是.....，台語片跟國語片，國語片是高一個等級，台語片是低一等級，我有資格當台語片的攝影師，但是沒資格當國語片的攝影師。如果我在拍國語片是當助理，拍台語片我就可以當攝影師。再之後就是，他們.....永久.....那時候工作都永久的，那永久在那裡，他如果沒走，我也升不上去這樣。

主訪者：所以你才會去辦大都沖印公司嗎？是因為你也沒升不上去？

林贊庭：大都是這樣啦，大都完全是周天素和蔡秋林，還有跟李泉溪，他們想的啦。他們說沖洗在台中不方便，那時候，我們都搬來台北了，說沖洗不便，那我們乾脆在台北設置一個沖印廠，不要給公家公司，因為公家公司比較麻煩。公家時間到了就不給你做了，時間到了，我就休息了，我不會幫你沖。台語片的人要趕快、要趕時間，他們就開始覺得不方便，陳棟就說：「不然我們就自己來開一個私人的沖印廠。」陳棟是中影一流，做到主任，他做技術主任兼沖洗，陳棟說：「好，為了這些人，我自己來設置一個私人的沖洗公司，不管什麼時候我都可以沖洗底片。」他才又設置一個大都，大都影業公司，他就設了一個公司。那時候加入的人

很多，加入的人有陳棟、洪慶雲，那時候我也有加入，跟洪瑞庭，不是洪瑞庭，是林焜圻，林焜圻也加入，還有涂秋林，阿欽、陳木欽，都是以前電影公司的人，以前中影的人這樣，陳棟說：「我們來設置一間公司。」覺得說這個好賺的，可以讓我們賺一些錢，然後我也加入了。加入的也有買機器，也有買攝影機、也買了燈光，也聘請了很多人，一窩蜂的人，電影公司也是很大，開幕很盛大，我們做到那個程度。

主訪者：您可不可跟我們說您拍《怪紳士》，你不是說這部片是跟大都合作的？

林贊庭：對。《怪紳士》(1963)就是說，後來那時候叫藝專，現在的台灣藝術大學，板橋的藝術大學，那時候叫藝專，台灣藝專。設立公司就去找學校，藝專第一期的學生都不錯，在電影界很不錯，像最近剛過世的那位，拍了很多片，也是藝專第一屆的攝影師，也是在中影的。但是台語片有個缺點，就是限制，都是低成本，都低成本。藝專第一期的畢業生，對電影的貢獻也是很大，演員方面還是導演之類的。那個導演叫什麼名字？沒多久前才過世的，拍很多軍事片的那位導演。

主訪者：丁善璽。

林贊庭：丁善璽也是藝專第一屆的。我是說大都第一支片，是藝專一對兄弟叫做桂治洪和桂治夏，他們也是藝專第一期的，兩個兄弟，他們想的故事、想的劇本，都是他們兩個兄弟想的，他們就來找我，「好，我來幫你們拍。」那時候我也剛從日本回來，說「好，我幫你們拍。」拍一拍，拍得不錯，就第一支片給陳棟洗，大都的董事長叫做陳棟，給陳棟洗，陳棟就洗那支片，洗得也不錯。洗完之後，在士林的光華戲院就放給片商看，片商大家就說：「這樣我們以後台語片就不用跑到台中啊，不用跑到台中給中影，我們在台北就好了。」之後五個股東，就是我、洪慶雲，還有一個陳棟，還有一個涂秋林，洗片的，還有一個魏木金，6個人，還有一個廖繼耀。廖繼耀跟涂秋林是洗片的，陳棟是洗片的專家，他們這三個就組成大都了。我那時候剛從日本回來，我也加入他們，那時候要怎麼加入，那時候有買一台機器，買一台 Arriflex 攝影機，我跟洪慶雲、李泉溪，我們3個買一台 Arriflex 攝影機，還有周天素4個人，我們就拿 Arriflex 去大都當作股份，再補一點錢，就成立大都了。

林贊庭：中影知道這件事，他們其他那些人，陳棟那些人都準備要離開中影，要專心做大都。只有我那時候腳踏兩條船，那時候是廠長把我叫去的，他說：「林贊庭，我跟你說，我現在講不是廠長，我現在講是一個朋友的立場跟你說，我說中影把你送到日本去，學彩色攝影回來，你現在身上有這個技術，你在大都做黑白片，有什麼前途？這是第一。第二，做人

很不應該啦，中影培養你，也等於花很多錢，一個人腳踏兩條船，你應該要放棄一個，做人不是這樣的。」他是很友善地跟我說的，雖然是廠長，我那時候是下面的人。我回家跟太太討論了一下，也是不對，我那時候也沒拿到金馬獎什麼獎的，我的理想：「好，我如果能做一行，就一定要把那一行做到好，我要拿個獎，當個有名的人。」我太太也同意，後來我就放棄，大都那邊放掉了，把股金，我那時候賺大概 2 萬塊，還有 5 萬塊是拿 Arriflex 攝影機去投資，還有拿一部分的錢，我拿回來時是拿 7 萬塊，賺 2 萬塊，短短的半年，賺 2 萬塊。我就遇到了白景瑞，那時候廠長很好，龔弘，不是龔弘，楊樵，楊樵是之前中國電影製片廠，不是啦，楊樵是台灣電影製片廠的秘書，秘書之後來中影做廠長，廠長之後又回去.....那個空難 (1964) 摔死的台製廠那位廠長，龍芳摔死之後他升起來做廠長，楊樵就跟白景瑞介紹。楊樵說：「你日本回來，你還是當小攝影師，你都沒有彩色片拍，我跟你介紹一下，我跟你介紹一個人。」去國聯拍《菟絲花》(1965)，拍完回來有點名氣了，就遇到白景瑞，他說：「林贊庭，我的拍法不一樣囉，我是拿新的方法，不能以前那樣用軌道車這些東西，我用手拿著拍。」後來就跟他拍了《寂寞的十七歲》(1968) 那部片，我就把大都辭掉了，開始跟白景瑞搭檔拍。跟白景瑞搭檔，白景瑞的片都是我拍的。

★至日本當翻譯趁便學習電影攝影★

但是那時候我剛從日本回來，我就.....日本(來台)拍了 70mm 的電影《秦·始皇帝》(1962)，我們台灣沒有 70mm 的電影，我們台灣只有 35mm，拍 70mm 的，中影就派我：「你會講日文，不然你去日本學一下 70mm。」怎麼可能，我們台灣沒有這個設備，但是有一些演員，他們(日本)來台灣拍片時，我們的演員加入他們一起當演員，這下慘了，他們要回去日本，我們的演員看怎麼辦，如果回去日本也要拍內景，內景要連戲啊，連戲也需要這些演員，這些演員如果要去，看要怎麼辦才好？

主訪者：他們都不會說日文？

林贊庭：對啊，都不會講日文，中影才說：「不然好啦，林贊庭你跟他們一起去好了，你會講日文。」他們就派我跟劉藝，劉藝也是當副導演，「劉藝去學導演、林贊庭去學攝影，順便去當翻譯。」我就帶著一群人去日本，去完成日本 70mm 的《秦·始皇帝》。那個影片這麼寬，70mm，拍是用 65mm 拍，印是印成 70mm 放映，出來放在大銀幕上。我就帶著那

些演員去，很麻煩，導演跟他們說，我就要幫他們翻譯，翻譯之後還不知道他們聽得懂聽不懂，又要說國語，那時候去日本也真的是很辛苦。去了日本之後，我們中影是跟日本大映電影公司，大映是大公司，日本的一等一的大公司，第二大的公司是日活電影公司，日活也很大，跟日活還有合作拍片，拍《金門灣風雲》(1962)。那時候也說缺翻譯，那時候要去日本很困難，我辦好去日本，我如果回來一次，還要再出去，又要再辦一次，多麻煩，那時候我剛當兵回來，還有一個兵役在，公司就跟我說：「你不要回來了，你在日本就好，你跟日本人去學電影。我這裡拍片結束，你再過去幫我剪片。」我再去幫忙他們剪片。

主訪者：在日本嗎？

林贊庭：《金門灣風雲》、《金門灣風雲》拍完，《金門灣風雲》也很有名，王莫愁，台灣出王莫愁(女主角)，日本派出石原裕次郎(男主角)，這兩個都是有票房的，算是大作品，我就留在日本，那些演員都回來了，我一個人留在那邊，等他們日本的片拍完，回去日本、再剪輯然後配音。配音時也很麻煩，有一個中文版跟日文版，因為《金門灣風雲》劇情不一樣，《金門灣風雲》是說有一個金門灣，在金門有個女孩子跟一個日本記者戀愛結婚，我們是圓滿、兩人結婚。日本版是不一樣，那個記者最後過世了，它是真實的故事，原本是日本記者，那時候的金門砲戰，他們去那邊訪問，訪問時那個日本記者被炸彈炸到才死在金門。

主訪者：為什麼要拍兩種版本？

林贊庭：就是兩個版本，我們就為了要好，要圓滿，王莫愁跟日本人最後結婚，我就在那邊為了剪接，忙到天昏地暗，我就多待了三個月，我有空時就去看他們拍電影，也不錯啦，在那邊學一些日本拍電影的技術之類的。

主訪者：我在書上有看到很多你說有關日本人拍片的方法，想說請你來為我們比較一下，日本拍攝方法跟那時候台灣人，因為我們台灣才剛開始在作彩色電影，對不對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？

林贊庭：我覺得，當然他們比我們還先進，所以，劇情方面我是沒有太注意，所以技術方面，他們比我們台灣進步很多。第一，那時候台灣的彩色片，剛剛黑白片開始，慢慢才開始進入彩色片。那時候中影的《蚵女》(1964)，中影也還沒開始拍攝彩色片，那時候中影還沒開始拍《蚵女》，中影也還不會拍攝彩色片，只有中國製片廠(正確應是台灣省電影製片廠)，台製廠拍了一支片《吳鳳》(1962)，《吳鳳》彩色片，《吳鳳》也是跟日本人合作，叫日本人來當攝影師，才去拍《吳鳳》，我就是去學彩色電影怎麼拍。那時候我們台灣，也不是說比較落伍啦，比較沒膽啦，譬如

說彩色片不到那個色溫，就不敢拍了，擔心顏色會跑掉，不是真實的顏色，白天就要等到 10 點之後，太陽很大、色溫到了，才敢開拍。拍、拍、拍到下午 4 點時，太陽要下山了，色溫降下來就又不敢拍了，拍出來就會紅通通，就不敢拍。我在那邊做，跟日本人學，我就會講日文，日本人也不錯，派給我一項工作，我要做什麼？日本人的助理才三個，我當第四助理，小助理，我就去扛機器，扛 Mitchell 攝影機，他看我扛機器扛得不錯啊，日本人就給我扛機器了，平常就扛電池，扛電瓶這麼大顆，我也跟他們一起工作啊，總是也要負點責任，幫忙一起工作。我在等什麼？等日本他們（在台灣外景）拍攝回來，這段空閒時間，就在日本當助理，跟他認識當助理，那時候讓我學習到很多事情，學彩色片。

主訪者：像那時候日本人，因為彩色片打光應該是跟黑白片不一樣，對嗎？

林贊庭：說一樣是一樣啦，只是差打光，怎麼說，比較仔細啦。比方說比較暗的地方，他們就要去補一些光。後來我才感覺到我們中國人膽子太小，太像美國的方式，我們都學美國人做的，比較沒有，我們那時候跟美國比較有往來，跟日本的技術比較沒有往來，都跟美國技術。再來，那時候彩色片出來是柯達公司，柯達公司常常來跟我們台灣合作，都用美國方法。我去日本看就不一樣，他們日本人比較大膽，他們早上也拍、黃昏也拍、晚上也拍，我想說日本人這樣大膽，這樣可以嗎？我就想說：「好，我要跟他們學看看。」我就去當第四助理，第四助理拍完之後，這支片拍完之後，我就跟著大助理，第一助理，我就巴結他，我就跟他去沖印廠，洗片廠，要印片，我就看他們在搞什麼鬼，不然黃昏在拍，早上早早也在拍，中國人都不敢拍，日本人怎麼敢拍？我就要去看（片）印出來會長怎樣，就跟過去看。

林贊庭：人家他們是會的，當然的，他們會調光，他們會用色鏡，彩色片嘛，他們用色鏡去調那個顏色。他們也很進步，怎麼調色，螢幕也會馬上看到，就這樣決定，然後就印了，出來一支片也是一樣，我們台灣人不敢拍的片，他們拍起來也是很漂亮。我就從日本學了這套回來，去遇到誰呢？還好遇到白景瑞，白景瑞導演，你們知道嘛。白景瑞是一個（報社）記者，他對電影也有興趣，他去義大利，擔任電視記者之後，他自己去義大利電影公司，就去讀電影。讀回來就到中影。中影那個時候剛開始，台灣剛開始在拍台語片，不是，拍彩色片，大家都很有規矩啊，照柯達公司的規定在拍，不過拍得如何，早上 10 點才能拍，然後下午 4 點就要收工了，一天也沒做到什麼工作。我跟白景瑞就想說：「台灣拍片也

是滿浪費的，時間這麼多都不工作，都在休息。」他就是把他從義大利寫實的方式，那時候台灣的攝影師都比較怕死，都用三腳架，站得好好的才敢拍。他從義大利回來的人，攝影師都是用手拿著，走著拍啊，人走到哪就拍到哪。我也是從日本有學到這點，日本有一間叫做日活，日活電影公司是戰後成立的新公司，所以都找一些年輕的導演、年輕的攝影師，所以很敢衝，像我說的七早八早就開始拍了，晚上、黃昏也拍。我就是學了這套回來，我跟白景瑞說，白景瑞說：「我也是這樣喔，我也是要這樣，我們也是傍晚要拍黃昏，我們就去外面拍。」不會想說，現在這些老人都用搭景，都用佈景搭景啊，用燈光做出黃昏的氣氛，他說這樣很浪費錢啦，我跟白景瑞就是照這樣，（攝影機）手持拍，手拿著或是坐在汽車上一直拍，移動車那樣。我就拍了一支《寂寞的十七歲》（1968），第一支片，第一支拍出來，彩色片給大家看，大家說：「哇！」在拍時大家都說：「這個林贊庭，可能是瘋子，這樣拍可以嗎？一定不行的啦，那不行的，這個瘋子，在幹什麼。」結果我們兩個拍出來，在第6屆金馬獎他就得了最佳導演，我得最佳彩色攝影，我就是從那支片才起家的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你用那一台機器，你還記得嗎？你說你拿在手上的。

林贊庭：拿在手上的，沒有移動車，我就趴在汽車引擎的上面，我就趴在那裡，不錯啦，巾帛這樣綁起來，車子就這樣，柯俊雄就開車這樣，開啊、開啊，我就跟著拍。不然以前拍都用移動車，哪有這麼長的移動車可以去拍？

主訪者：我重複一次，你說那個鏡頭你是趴在引擎蓋上面，柯俊雄開車？

林贊庭：對，柯俊雄開車，還下雨，下大雨啊。消防車在旁邊，消防車一直噴水啊，雨刷這樣刷，如果你有空，去看看《寂寞的十七歲》那支片。

主訪者：機器不怕淋濕嗎？

林贊庭：機器濕掉沒有關係啊，機器包著就好了，只要留鏡頭出來就好，其它包著就好了。機器都是用 Eyemo 的，用那個小台機器，那時候都是用 Eyemo，Eyemo 100 呎我那邊也有，100 呎的這樣拿著的。

主訪者：剛剛說的都是彩色的部分才這麼保守嗎？

林贊庭：對。

主訪者：那回去到台語片的時代也這麼保守嗎？還是台語片都亂拍？

林贊庭：後來，台語片也是很可憐，可以說被彩色片拍倒了。因為我們台語片就是說，比較低階的人在看，一些務農的人或普通做事的人，普通有錢的人都不看台語片，都看日本片或是洋片。之後就有三七五減租，還有之

後的耕者有其田，這些我們說務農的人、比較窮的人才慢慢有錢。在那個社會中，才慢慢有錢，看片的人才比較多，看片的觀眾越來越多，多一個娛樂。台語片起來之後，歌仔戲就沒落了，不然以前的人都看歌仔戲，結果歌仔戲就沒了這樣。

主訪者：但是你們那時候拍台語片也比較簡單嘛，對不對？

林贊庭：有，台語片比較簡單，像台語片有一個限制啊，本錢（成本）的限制。我記得，台語片時，我們拍一支片才 35 萬還是 36 萬，就是一天只能花 1 萬塊而已。沒有，不是一天，10 天就要拍完、10 天就要拍完，有一定的錢啊，也不能花很多錢，所以攝影師根本沒有要求的餘地，都是照導演說的，要這樣就這樣去拍。老闆都會坐在旁邊看，花很多錢他也會.....。電影的開始就是經歷一段，怎麼說，很困難的日子。

★《双面情人》特殊拍攝技巧★

主訪者：你有拍過辛奇的《双面情人》(1965) 嗎？

林贊庭：我，辛奇，我拍比較少，辛奇的電影都找洪慶雲。辛奇那時候在台北，那時候我在台中，所以要跟辛奇作攝影跟導演的關係比較遠，就是他常常台北拍的片子，拿到台中錄音才認識的這樣。不然我們私交很好，後來我搬到台北，常常在一起，尤其是後來成立一個「台灣影人協會」，辛奇做理事長這樣。

主訪者：你可以說一下你拍《双面情人》(1965) 嗎？聽說有很多新奇的拍法，用疊印的方法去拍奇峰變身？

林贊庭：那是一部叫做《化身博士》(1887) 的片去改編過來的，一個普通人的臉，一直變、一直變，變成像一個鬼的臉出來，鼻孔、眼睛都變。一個鏡頭就要拍半天，拍半天喔，拍三秒鐘的普通臉，就要再化粧，再拍三秒鐘，再化一點，鼻孔就弄比較長，嘴弄那個.....，拍一個鏡頭要差不多半天，就慢慢拍，用 Mitchell Mark II 大台攝影機，拍成那樣接起來，就一直變、一直變。聽說底片找不到，我跟辛奇有去找片，找不到，那支片找不到了。

主訪者：所以他在拍時是照拍，但是在沖印時疊印？

林贊庭：不是沖印，攝影啦，現場啦，所以拍一個鏡頭要花一個上午，化妝什麼都不一樣，化妝要一直變、一直變，變一次差不多要做 15 個鏡頭，15 個鏡頭。你要平常的臉，第一次拍平常的臉，第二次拍，要有一點改變，第三次要再變一點，第四次要再變一點，要變 15 次，要化 15 次的粧，而且演員都不能動，動一點就要再畫妝，攝影機不能動，要 15 次，攝

影機在拍時，要做 Fade in、Fade out，這樣才不會感覺到變時，有太大的變化。

主訪者：這算是重複曝光嗎？

林贊庭：也算是重複曝光，差不多是重複曝光啦。不是，跟重複曝光不一樣的是，用 Fade in、Fade out 的快門去變化這樣。可惜那支片，花了很多工夫，那支片在林搏秋，玉峯片廠拍的，在那拍內景。

主訪者：老師我很好奇，那個年代會想到這樣拍，因為這種方式現在有人有繼續在用，但是在那個年代，會想到這種拍法，老師你是去日本學的還是自己想的？

林贊庭：台語片當時沒有人這樣拍的。

主訪者：是你自己想到的？還是去日本當小助時學的？

林贊庭：我看一支片叫做《化身博士》(1887)，他就是一位醫生，晚上時間一到，自己就完全變身了，有時出去做好事，有時去做壞事，有一個這樣的故事，有一個這樣的影片。不過他的劇情不一樣啦，就是那種方法，他變的那種方法，有那種方法。

主訪者：你是自己試這種方法的嗎？就是你剛剛說的那種方法，是你自己嘗試去做的嗎？還是...

林贊庭：那時候當攝影師，大家都知道這樣做。

主訪者：會害怕失敗嗎？做不好？

林贊庭：失敗就重新做一次，有失敗過一次呀，這 15 次，如果說這 15 次，其中失敗一次的話，就全都不能用了，就要再重新弄。

主訪者：結果那天有失敗嗎？

林贊庭：拍那支片，那種鏡頭，也有不少鏡頭，差不多出現有 5、6 次，拍了 5、6 次。要拍很久，就在玉峯片廠慢慢拍，那個老闆很好，那個老闆他，他是跟《後街人生》(1965) 老闆同一位。

主訪者：是三友嗎？

林贊庭：是三友，對，是三友。

主訪者：那《後街人生》呢？你可以說說看嗎？這支影片現在找不到了，沒人知道故事，也沒人知道說拍起來是什麼樣的風格，你還記得嗎？

林贊庭：《後街人生》是這樣的，在哪裡呢？，在艋舺，在艋舺拍的，艋舺現在，現在都拆掉了，艋舺的老街，有一個很像貧民區一樣的地方，比較貧窮的人住的街區，整部片都在那裡拍。那個時候，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怎麼拍的，我記得白景瑞的《再見阿郎》(1999)，我也帶他去艋舺那裡拍，《再見阿郎》那支片也是在那裡拍。他也利用這支片諷刺一些.....，以

前日本有，沒有.....，日本也有《後街人生》，有一首歌《裏町人生》現在還聽的到，劇本學那首歌，日本也有這種片。

主訪者：辛奇怎麼會想要去找那部片，你知道嗎？

林贊庭：不知道，他不知怎麼想到。那時候《双面情人》(1965)那支片也花了不少錢，那時候要跟中影借 Mitchell Mark II 攝影機，因為 Mitchell Mark II 才有辦法讓快門關起來，不是快門啦，感光板，關起來、再開起來才有辦法，一般的機器做不到。所以跟中影借機器，借一天，一天就要 1 萬塊，那時候 1 萬塊是很大的錢，還用了 4、5 天有喔，就我攝影的嘛，每天在那邊等鏡頭，等化粧，等好然後再拍，拍好了再化粧，再拍、再化。拍是一下子就好了，就是化粧，燈也都沒動，只有放在那邊而已，就是化粧要一直化，一直變化下去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拍那部片票房好嗎？

林贊庭：我知道的也沒說很好啦，但也沒有虧錢，辛奇拍片也都不太會虧錢啦，那種導演出來，觀眾都愛看。

★與林福地導演合作《夕陽西下》跟《琉球之戀》★

主訪者：你還有跟林福地去琉球拍《夕陽西下》跟《琉球之戀》？

林贊庭：有、有。

主訪者：那是你們第一次合作嗎？

林贊庭：第一次，我跟林福地第一次合作，就那兩支片而已，我就沒有跟他合作了。那時候也不知道，那時候怎麼約？老闆的關係還是怎樣？那是彩色片，那時候台語片拍彩色片很少，而且也沒說台語，換了配音說國語，變國語片了。

主訪者：那部片是跟日本合拍嗎？

林贊庭：有，就是那個老闆，那個老闆就是基隆遠東戲院的，現在應該還有喔，他就是之前遠東戲院的老闆。他跟日本的關係也很好，第二，他做影片之外，做戲院之外，也有賣台灣的菸草，抽菸的菸葉，曬乾之後寄去日本，他在做這個生意，所以他跟琉球的關係很好，才去琉球拍。

主訪者：那是台語片還是國語片？

林贊庭：國語、國語，那時候都講國語。彩色片，講國語。那時候台語片也差不多沒落了，沒人看了。

主訪者：你那時候去琉球拍，多少人去？

林贊庭：陽明也去、奇峰也去，張清清，還有奇峰的女朋友也去，那些人現在應

該找得到喔，看一下舊片的紀錄，演員還查得出來，但這些片沒留著了，可惜。

主訪者：兩支片是一起拍喔？

林贊庭：同時拍，對。就是去，今天演員化《琉球之戀》的粧，明天那個景，就化《夕陽西下》的粧這樣。拍就不一樣，同時拍攝沒關係的。

主訪者：日本那邊有出什麼？

林贊庭：日本那邊好像也有新片名，好像有合作還是沒合作，我就不知道，台灣也有做過啦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拍多久阿？《琉球之戀》。

林贊庭：拍兩個月。

主訪者：都在那邊？

林贊庭：都在那邊。那時候我們台灣戒嚴啊，海邊不能拍，海邊都不能拍，我們就去海邊租一間房子、租一個旅社，專門都拍海邊的景。

主訪者：就是在那邊專門拍海邊的景？

林贊庭：對啊。

主訪者：那是你第幾部彩色片，你還記得嗎？

林贊庭：那時候，我拍第一部國聯的片，第二部拍《還我河山》，拍《還我河山》之後去的，我拍第三支的樣子，第三支片，那支片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你已經升做中影的攝影師了？

林贊庭：對，做中影的攝影師了。

主訪者：因為剛好我們有看到幾幕，覺得很美。

林贊庭：你看幾幕，整個沒看到喔？

主訪者：沒有，現在剩一本而已，很美，因為那個地方，可能那個地方，色彩也很好看。

林贊庭：色彩好看。

主訪者：那是真的黃昏拍的嗎？

林贊庭：黃昏，對。

主訪者：都是斜斜的太陽時拍的？

林贊庭：對。

主訪者：不是打光的？

林贊庭：不是打光，都是太陽。

主訪者：所以那個時候你已經從日本回來了？

林贊庭：對，那時候我已經從日本回來了，已經從日本回來了。我去拍《夕陽西下》之後，拍《還我河山》，再來就跟白景瑞拍，拍那個片。

主訪者：像那個時候在拍片啊，導演會不會管攝影師管很多？

林贊庭：沒有啊，像林福地就比較相信我們，不會說，他說這邊拍，拍大小、近景還是遠景，拍到幾個人，其它都我們攝影師自己決定。

★與多位國語片導演合作經驗★

主訪者：因為你跨足的時間，你拍電影的時間很長，我們也有看到後來你也有跟萬仁合作過嘛，對不對。

林贊庭：對。

主訪者：所以說你已經跨足到新電影時代，1980年代，新電影時。那時候拍電影的方式應該跟以前不一樣，對不對？

林贊庭：以前是，以前是比較聽，以前是比較聽，像專制一樣啦，導演說這樣就這樣。後來攝影師，像林福地、白景瑞都比較尊重攝影師擺的角度，不會像以前台語片時代，以前說這裡就是這裡，camera這裡就是這裡這樣。

主訪者：所以台語片時，其實是比較嚴格是嗎？導演決定的事情比較多？

林贊庭：對，台語片是.....。我拍片，導演是不太敢改我的鏡頭啦、改我的角度啦，不然有的台語片的導演，比較常在改角度。

主訪者：您後來還有拍陳耀圻的片？

林贊庭：陳耀圻有，我跟陳耀圻也拍過幾片。陳耀圻是好導演，他是真的去美國讀電影回來的人，可惜他電影就拍不多，後來就做自己的事業還是什麼。

主訪者：因為他也拍很多啊，他那時候幫永昇影業公司拍。

林贊庭：對，永昇。沒有，他回來拍三、四年之後就沒有拍的樣子。他跟林文錦也有拍一些，跟林文錦。

主訪者：劉家昌呢？你跟他拍很多。

林贊庭：劉家昌我跟他拍很多，我跟他去韓國啦，跟他拍很多。

主訪者：聽說他在拍很快？

林贊庭：很快，他很快。劉家昌也很聰明、很內行，他會跟攝影師說這個角度從這邊拍，那個角度從那邊拍，他自己就會了。

主訪者：我之前有聽一位前輩說，他說劉家昌在拍片時，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快，就是因為他燈光都好了，他就是一號燈、二號燈、三號燈開了，就可以拍這裡，那如果拍那邊，就開那邊的燈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我跟他拍不是這樣，他也沒有管到技術部分，他只有管演員之類的而已，他對打光，有啦，有角度，他會來看，看這個角度，有沒有照

他劇本的意思的角度，比如演員的近景這樣。打光，他不會去干涉。

主訪者：但是他為什麼動作這麼快？

林贊庭：他是動作很快的人，他的腦筋很好，劉家昌腦筋很好，很會變通啦。

主訪者：你有遇過很會拖的導演嗎？很會拖的。

林贊庭：沒有，我覺得我遇過的導演都沒有不好的導演。

主訪者：沒有那種拍很慢的導演嗎？

林贊庭：有啦，一些台語片的導演就比較會拖，國語片的就比較不會了。國語片那時候大家都，從黑白片變彩色片，第一，拍片的成本太高了，第二，拍的時間太長了，大家對拍的方法、打光，導演就比較會干涉。

主訪者：會干涉，就是會討論就是了？

林贊庭：對。

★談自組贊益公司與拍廣告片生涯★

主訪者：您自己開公司，是在中影退休之後對不對？

林贊庭：對，中影退休。我自己開公司是怎麼樣呢？器材太多了啦，我很愛攝影機，你看我買這麼多攝影機，我自從拍電影就很喜歡攝影機，我最初只是做攝影師而已，我太太也跟聯邦影業的老闆關係不錯的樣子，那時候聯邦也不要做了、要賣給別人，聯邦的老闆是很有錢的，以前都是做紡織的老闆，他就是不想被胡金銓或是他聘僱的演員給套牢，一下要多錢啊，一下要什麼，他就想說賺錢賺這麼辛苦幹嘛，那時候地價也升了，他的地這麼大，想說賺錢啊，乾脆地賣一賣，我們不要做電影，做別的。他們是做紡織的人，他們那些老闆，他們 4 個老闆是做紡織的。我太太.....我就幫聯邦拍很多片，就滿熟的，我太太就去收帳。周曼華他先生，張九蔭，他說：「林太太，你們要不要，我們的器材賣給你們好不好？」那時候就是聯邦賣掉了，器材還沒賣，中影要跟他買啦，我太太問要多少錢？他說 3 百萬，然後講一講，250 萬，我太太就支票來開一開、就買起來了。我一方面是在中影開會，我那時候在中影當技術主任，跟廠長還有王中和，跟他們大家，跟總務主任、跟○○主任，五、六個人在開會，本來是要賣 250 萬，(中影) 想要殺價，殺成 200 萬，要殺到 200 萬，不知道能不能夠殺價。那一天，我太太打電話來說：「贊庭啊，聯邦我 250 萬把它買下來了。」我在開會啊，我聽到：「這樣怎麼可以呢？我做主管在開會，你怎麼跟他買器材？」我太太在後面就把它

買起來了。後來，想說：「廠長，會不要開了，我們這個會開得沒有用了，人家已經賣掉了。」結果後來又開一個小時的會，在開什麼我都聽不進去。結果下班回到家，才跟我說買了，我不知道要怎麼跟公司交代。

林贊庭：我是第二天，七早八早我就開車去中影，就跟廠長說：「廠長，聯邦的器材，我太太買了，我們不要開會了，不要再討價了。」那時候就是要跟聯邦出價，他說：「這事情是大事情，我可不要，你要去總公司找總經理。」那時候總經理梅長齡，你們知道嘛，梅長齡是軍人啊，他心地是很好啦，只是腦袋啊，因為軍人都一板一眼的。我就開車去總公司，我給他敲門，他在看報紙，他說：「林贊庭，你這麼早來幹什麼呢？」說我這麼早來幹什麼？那個時候還沒上班，他問我這麼早來幹什麼？我說：「我想向總經理報告。」那時候說報告，是軍人才說報告，我們普通人跟總經理講話不用說報告。「我向總經理報告，聯邦那個器材，我太太買了。」我說：「假如我們公司需要的話，我從我太太手裡，也可以讓給中影公司。」他看一看，開心的笑笑地說：「真的買了嗎？」我說：「支票都開給他了。」「好、好，趕快去把它運回來。」他要我趕快去載回來，「我們公司不買了。」他說買那個東西也很麻煩，舊的東西，都是舊的機器啦，這樣。我那時候好險有買那批器材，我才有辦法開益豐片廠，我從中影退休，我才自己用一個片廠。現在想想，工作了三十幾年，我那些主管都對我很好，不會打官腔啦，他們都不會這樣。

主訪者：您後來有拍過廣告嗎？

林贊庭：有啦，有做廣告片。因為做劇情片，片廠會太小，拍廣告片剛好。也好看我會講日本話，我去日本 6 個月，有交一些日本朋友，他們來拍，就 TOYOTA 的廣告片，YAMAHA 機車的廣告片，那陣子都是我拍的。

主訪者：那時候是日本人直接找你接洽喔？

林贊庭：對，日本人直接來跟我說。

主訪者：不是透過廣告代理商？

林贊庭：沒有，來給我拍，拍成片之後，才拿去廣告代理商，讓他發行，讓他拿去電視公司播。電視公司要拍，也是要影片，然後那個影片是我做，這樣。

主訪者：那你有自己的員工嗎？你自己片廠裡面有員工嗎？

林贊庭：有啊，有員工。我本身做攝影師，朋友很多，這些燈光啦，都是這些電影的人啦。

主訪者：所以有電影的人最後轉來拍廣告喔？

林贊庭：沒有啦，只有我一個，沒有人這樣子。大家退休都退休了，沒人再做廣

告。

主訪者：你這樣退休了，還繼續拍片，是要教小孩、教兒子？因為林良忠老師也是攝影師，是不是想說要順便帶兒子出來？

林贊庭：沒有啦，一個是想賺一些錢啦，第二是興趣啦。退休沒事做，我還能做什麼，除了拍電影以外，我也不會做生意啊。體格行啦，體力也還有，想說來做廣告片廠，拍廣告跟拍劇情片，比起來還單純，廣告是短時間，最多三、五天就拍完，拍一支劇情片就要租片廠租兩個月，拍廣告就比這種，生意比較好做。

主訪者：拍廣告的預算會比較多嗎？

林贊庭：廣告預算，現在就是廣告公司會去找製作公司，比如說 YAMAHA，他是做機車的，新的機車出來，他就拿照片說：「我這是日本做的，我現在要做台灣做的，變成台灣廣告。」廣告公司就按照照片，就跟他說：「好，我給你設計。」就給他寫劇本，看要跑山路還是要海邊，做成分鏡表給他看，看一看，「好，我要這個，你照劇本給我拍。」就一個腳本出來。廣告公司就拿腳本到我片廠來，說：「林贊庭先生，我現在要搭這個景，要擺摩托車，要什麼樣的背景，要什麼樣的顏色。」那我就去幫他搭佈景，搭好讓他去拍，我還有燈光、攝影師，攝影師跟燈光師啦，就給他拍廣告片。沖洗，那時候要沖洗，沖洗都是他自己拿去沖洗，廣告公司拿去沖洗，沖洗之後，剪接也是廣告公司剪接，發行也是廣告公司。我只有給他拍影片那個部分而已。

主訪者：外景呢？

林贊庭：外景也都要拍，都是我去幫他拍的。

主訪者：所以贊益企業就是你中影退休之後？

林贊庭：對，我中影退休之後，都是做廣告。

主訪者：1981 年。

林贊庭：對，好像 1981 年，對。我好像又拍一支劇情片啦，《電梯》(1983)。

主訪者：江浪的《電梯》。

林贊庭：對，江浪，我就包那支片。他那支片的內景，我看比較單純，外景比較多，我就包下內景，我就幫他拍那一支劇情片。之後還有啦，跟白景瑞拍一些片，那種短鏡頭(短片)，短鏡頭來我這裡的片廠拍的也很多。

主訪者：你的公司也很久了。

林贊庭：對啊，我公司(的地)被徵收了，公司就拆掉，我就去五股，租一個鐵工廠，我就給它改成做攝影廠，那時候我有 TOYOTA 還有 YAMAHA，我有三個日本人的生意，沒做很可惜，我還在那邊做 5 年，我記得做到

李登輝，做到李登輝快要下台，李登輝快要下台，換陳水扁，陳水扁做的那時候我就收起來了。

主訪者：差不多 2000 年時，千禧年時。

林贊庭：對，對，那時候。

主訪者：才真正要退休這樣。

林贊庭：就退休做閒人了。

(訪談結束)